

社媒橫行的當下，取消文化(Cancel Culture)更加甚囂塵上，無論是明星還是素人，一不小心就會遭遇網絡公審，甚至「社死」。這一次被「取消」的，卻是布萊希特筆下的「壞小子」巴爾？

愛爾蘭正點劇團攜手北京當代話劇團，正於香港藝術節上演取材自布萊希特處女作《巴爾》的《詩人之死》。作品將舞台演出與實時拍攝影像並置，讓巴爾這個離經叛道的反社會分子當場被「取消」。正點劇團的兩位藝術總監布雪·摩加西、班·奇德希望藉由演出讓觀眾深思：消除一個有問題的個人，是否就能從根源解決問題？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●圖：香港藝術節提供

以都柏林為據點、成立於2012年的正點劇團向來善於以當代語境重鑄經典。2019年劇團首度來港登上香港藝術節舞台，便帶來《哈姆尼特—莎士比亞之子》與《契訶夫處女作》。前者以莎士比亞早夭的獨子哈姆尼特之眼看透生與死，後者則取材自契訶夫寫於19歲的首個作品《(無用之人) 普托諾夫》，觀眾一邊看舞台演出，一邊聽着耳機中傳來的七嘴八舌「評述」，簡直就是現今風靡網絡的reaction視頻的舞台翻版。如此以古鑑今，豈不有趣？

今年正點劇團重訪香港藝術節，則將目光投向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首個劇作《巴爾》。劇中主角巴爾是個放蕩不羈的天才詩人，也是憤世嫉俗的反社會分子。劇本面世一百多年來鮮有搬演，皆因這個被布萊希特赤裸呈現的「壞分子」處理起來實在棘手。正點劇團的兩位藝術總監布雪·摩加西、班·奇德則迎难而上，在與一眾中國藝術家的合作中，在舞台上展現巴爾，卻又消解巴爾。

### 「喚醒」劇作家早期作品

「我們對某些劇作家的早期作品的確一直很感興趣，」布雪說，除了契訶夫，他們還曾做過一個圍繞貝克特處女作展開的項目，「我們很喜歡那種劇作家尚未成為天才前的狀態——因為我和班都不是天才（噱！這是個大爆料，劇透預警！）所以我們對那種天才式的完美作品反而不是那麼有共鳴。我們更認同的，是那種年輕的、躁動的、自命不凡的、混亂的，甚至有點醜陋的早期作品。」

布雪說，這種作品往往對觀眾來說也陌生得很，反而帶來創作的空間與重構的樂趣。「我們可以和觀眾的預期想法玩遊戲，你大可玩味那些大家自以為知道的部分，然後又讓他們享受那些他們一無所知的部分所帶來的驚喜。」

至於為什麼選擇布萊希特？二人表示，與其只是將一個作品帶到中國來演出，不如尋找不同文化中的共同點來一起創作顯然更有意思。對他們而言，布萊希特不僅是國際知名的劇作家，其作品、思想、政治關懷都具有國際視野；他更深受中國美學影響。「所以我們覺得這個選擇應該恰到好處——既能與我們過往的風格相合，又能找到與中國觀眾對話的通道。」

●《詩人之死》改編自布萊希特首個劇作《巴爾》。攝影：陳雷



●《詩人之死》排練照 攝影：陳雷

布雪把這次創作形容為一個遊戲——找到一種方式，來把一部舊作「喚醒」，帶給當代觀眾。「《巴爾》對布萊希特來說也是一個難題，他自己就曾說『歸根到底，這是個缺乏智慧的劇本。』他甚至建議人們不要搬演它。那麼，到底要怎麼以不演的方式來演《巴爾》？那就是『取消』巴爾！」把巴爾放在舞台上，卻又借助各種多媒體的運用，以各種方式「抹掉」他。對布雪與班來說，這個遊戲恰恰展現了布萊希特所追求的「間離」效果——傳統表演不停被打斷，觀眾得以抽離於劇本情境之外，而去思考角色與劇本，「所以，一如既往，這些策略都是為了表現布萊希特，而不是攻擊他。」

### 舞台、直播並置呈現

舞台上，巨大的屏幕掛在上方，下方的舞台演出與直播影像幾乎以一比一的方式呈現。不同的是，屏幕上的巴爾，只要有出格舉動或出言不遜，就會被打上格仔，變成模糊身影，或是被「嗶」聲消音。於是演出現場，劍拔弩張的舞台現實與此起彼伏、長短短的「嗶」聲一同構成了談諧的荒誕場景。巴爾被當代媒介所消解，如同在網絡世界被審判；然後這種「取消」卻又讓人對他更加好奇，想要去思考原劇本與我們當下的生活到底有何聯結。



●愛爾蘭正點劇團藝術總監布雪·摩加西(左)與班·奇德。攝影：陳雷

## 新穎詮釋布萊希特處女作《詩人之死》亮相香港藝術節

# 「渣男」巴爾被「取消」？

「這種舞台與螢幕同步的方式我們從未嘗試過，」布雪說，「我們曾經使用過藍幕，但這次是在踏入一片未知的領域。」他分享道，之所以要混合各種媒介、引入影像的並置，是因為這樣反而非常具有「劇場性」。「對演員來說，當你必須在非非常流動且精準的經典戲劇表演，與面對攝影機的電影式表演間切換時，觀眾其實是親眼目睹演員的高超技藝，這本身就是極具劇場性與觀賞性的奇觀。又如同親眼見證電影的現場拍攝，是一種享受。」

他透露，在具體的操作上，創作組編寫一個「秘密劇本」，只有表演者會知道內容。技術音響團隊與表演者之間則需要非常精準的配合，例如「嗶」聲的長度——是長「嗶」還是短「嗶」——都要精確把握。「對於表演者來說，只有當一切都非常精準時，才能真正享受到其中的樂趣，如果隨隨便便，那就沒意思了，所以為什麼現場所有人必須全身心投入。」

這樣的表演，對演員的挑戰可想而知。「有點難，」飾演巴爾的金世佳說，「比如好多戲是很重的，兩個人在吵架，但是吵着吵着有些詞又要消音（斷開了）。」如同波濤洶湧浪浪時卻要抽刀斷水，節奏上不好掌握。

但限制有時能激發能量。布雪說，比如貝克特的劇作《不是我》，全場漆黑的舞台上唯一的亮點是離地約2公尺高的一張嘴巴，演員全身隱於黑暗中，只靠嘴部急速獨白來進行表演。「對表演者施加的限制越多，他們就越需要動用所有的技巧來突破。所以我覺得，當你關閉一些東西時，反而釋放出了其他的可能。」

限制亦激發想像。「你只能『取消』一個本來存在的東西，但有趣的是，在某些文化中，當某些事物被壓制、審查或者被消失時，反而引發人們的想像。」布雪說，「這好像就又回到了布萊希特的理念，透過讓你看不見，透過不去直視，你反而能更清晰地看見它。這也正是觀眾與舞台之間互動的樂趣所在，有時你聽不見的東西反而是聽得最清楚的；而看不見的東西反而比你真正看到的更加鮮明地呈現在腦海中。」這是屬於劇場的無限可能。

### 愛爾蘭正點劇團 × 北京當代話劇團 《詩人之死》

日期：3月21、22日 下午3時  
3月21日 晚上8時  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劇院

## 金世佳：戲劇作品就是用來被討論的

「我總覺得，不管在哪個年代，戲劇作品、藝術作品，都不能是很明顯的一個好或者壞、黑或者白的表述。戲劇作品就是用來被討論的，這個作品就是這樣。布萊希特認為這個戲沒有意義，所以沒有排《巴爾》，但是2026年我們在這個戲中發現了意義，這就足夠了。」在《詩人之死》中飾演主角巴爾的知名演員金世佳，如此形容這次創作的吸引力所在。在他看來，太陽底下無新事，取消文化由來已久，只是因為在科技發展迅速的當下，其體現得更加猛烈，讓大家感覺到更為貼身與鮮明。

金世佳分享下巴爾一角，在國內根本找不到中文劇本。空白反而給他詮釋的空間，「我比較喜歡古典戲劇式的大情感、重的情感。」這個戲顯然正是他的「菜」。他坦言塑造角色時，主要跟隨內心的直覺，而不去刻意尋找參考，「他肯定是一個複雜的人物，有他

的戲劇性在裏面，我要做的就是去劇本和導演的指示中去尋找。在我的腦子中，對他有一個感覺，我們這次所做的，就是不停地去嘗試。」

說起巴爾這個具爭議的角色，這個叛逆的天才、臭名昭著的墮落靈魂，讓人唾棄，卻又讓人移不開眼睛。金世佳回想起自己曾經飾演過的卡繆筆下的卡里古拉，以及《狂飆》中的田漢，這幾個人物迥異，但他感覺到他們的相似本質，「都是內心有火、有生命力，不是人云亦云的人。所以才有痛苦，才有掙扎。」在他看來，複雜的人物自有其魅力所在，而戲劇有趣的一點就在於此，「其終極命題永遠是：人將如何過好一生？巴爾看起來是壞人，其他人看起來是好人被他害了，但果真如此嗎？」他說，演出讓人反思取消文化，但若再深思一層，「當我們『取消』了取消文化後，一切就都會變好嗎？」

●演出借由巴爾的故事讓人反思取消文化。

## 從機械人到蚊仔

### 談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(The Storyville Mosquito)

●文：梁偉詩

第一次接觸國際知名DJ無尾熊小子 Kid Koala 的另類音樂表演，是在2015年紐約的「下一波藝術節」(Next Wave Festival)，當時的表演劇目是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(原名《Nufonia Must Fall》，一譯《機器人情歌》)。被我戲稱之為「泥膠公仔劇場騷」的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，由奧斯卡最佳美術指導提名K. K. Barrett擔任影像導演，集合現場DJ Kid Koala打碟、弦樂四重奏和戲偶，即席製作一齣關於機械人的愛情音樂電影。無尾熊小子 Kid Koala 的主創辛突強為加拿大華裔，身兼DJ、音樂創作、電影配樂及表演藝術創作人等藝術身份，並曾發表多張個人專輯，同時是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和冬季奧運會的合作夥伴。

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脫胎自Kid Koala的原創繪本，講述一個沒有音樂功能且瀕臨報廢的機器人愛上一位人類女孩，特別想為她創造一首歌曲的暖心科幻故事。故事主角全以泥膠公仔模樣登場，由手偶師、採碟達人、樂手現場合奏配樂，livefeed投影說故事。機械人從職場上屢次受挫、追求心儀女孩子，到最後抉擇是否遠走他方，種種場面設計精巧，配以採碟聲效，活潑過癮。機械人被炒後沮喪地在街上流連，手偶師旋動布景讓他永走不歸家

的路；最後抱得美人歸，粉紅燈泡閃耀全場，情境動人。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獨特之處，更在於劇場high-tech與low-tech的有機結合——現場livefeed投影、音效固然效果鮮明，low-tech如機械人公仔遇上雨天，現場人員在裝置上人工灑水，又十分逗趣——宛如欣賞一齣電影的拍攝過程，創造出嶄新的音樂劇場體驗。

2026年初的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(The Storyville Mosquito)，作為香港東九文化中心開幕季的壓軸演出，自然吸引了不少Kid Koala的粉絲追看。繼



●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 攝影：Lin Yu-Quan

然後來Kid Koala的音樂演出部分，因故改由P-Love代替，亦無損觀眾的捧場興致。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的主角——一隻蚊子，為了實現登上殿堂級Sid Villa音樂廳演出的夢想，隻身離開鄉間小鎮，前往大城市追尋機會，遇上不少挫折。後來在各方友好支持下，終於成功踏上台板。

如同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的構思，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依然是「一鏡到底+現場弦樂三重奏」的套路，由14位戲偶師、音樂家、擬音師及技術人員組成的製作團隊，即場運用75個戲偶、20個微型場景、8台攝影機和銀幕，讓觀眾見證着台前幕後一氣呵成無「NG」的實時製作電影。而東九文化中心的劇院(The Hall)有1,200座位、傳統鏡框式舞台和沉浸式全景聲音響，造就了這種融合微型場景、現場操偶、電影拍攝、並由DJ P-Love「打碟」的以科藝、音效為觀賞重點的演出。

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是「成年人童話」，畫面黑白、素淨，談追尋靈魂伴侶的人類(包括機械人)的原始情感需要，縱然happy ending，但在種種高元素中，切中現代人的寂寞和虛空，心靈上的無所依傍。相比較下，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以綠色、昏黃色、蝦肉色等暖色為主軸，視覺上較柔和可親。

事實上，被列入「冬日開懷集」的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，相當合家歡面向。延伸活動中，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團隊的戲偶師，甚至帶同主角蚊仔和Katy在東九文化中心與觀眾互動打卡。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演出場所見，大都一家大小進場觀演，劇情種種轉折如主角的開心和失望，都不時引起席間的笑聲和嘆息。

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與《蚊仔》的創作人Ryhna Thompson是Kid Koala的長期合作夥伴，曾謂《蚊仔》是繼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後，第二部以「現場電影」形式完成的作品。之所以選擇蚊子作主角，源於Kid Koala非常討厭蚊子，便產生將討厭生物轉為故事英雄的念頭。以小動物、小昆蟲為主角，似乎隱喻了每個小小的我，在社會上職場上皆是微塵。在親子騷的語境下，蚊仔一舉一動，包括與朋友泡酒吧等，比起《我是唱作機械R》的機械人健身操肌等情節，自然較能讓小朋友投入其中。

從機械人到蚊仔，從追女仔到追夢，《蚊仔發「樂」夢》儼然是一種擴闊觀眾層面、連結不同世代觀眾的創作決定，也印證了Kid Koala的創作理想：「小時候最開心的記憶就是全家依偎在一起，看着卓別林的電影，隨着劇情起伏歡笑。」

●金世佳飾演天才詩人巴爾。

攝影：陳雷